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三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烈女傳



夫虞興媯妣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任  
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  
代揚分斯皆禮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矣至君子政緝  
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旨闡範有裨陰訓故上從  
秦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  
傳云

羊耽妻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  
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  
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戒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  
以能又魏其不昌乎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遂  
知其有他志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琇固辭文  
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入則致孝於親出則  
致節於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耽從子祐嘗  
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儉約如此

杜有道妻

羊耽妻 杜有道妻 二十四



公至三  
忍辱

鍾之  
禮郝  
之法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年十二適  
于杜氏十八而娶居子植女韉並孤藐撫育一子教  
以禮度傳玄求韉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  
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  
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  
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欲睡耳吾  
恐外破雲消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為宣帝  
所誅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  
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  
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二司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詵曾孫也數歲能屬文及  
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  
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  
此足慰人心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  
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  
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共節  
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

社有道妻 王渾妻 二十四已二



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奮屬屬將  
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  
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陶侃母

封鮒  
還母  
截髮  
供肴  
饌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嫗為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負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  
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鮒遺母湛氏封鮒及書  
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  
吾負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  
所卧新薦自坐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  
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虞潭母

戒子  
忠義

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  
忠義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其與又假節征峻孫氏戒  
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  
老為累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  
又謂潭曰王舒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  
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  
謂卒年九十五



周顓母

周顓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顓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其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其美浚因求為妾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

阿奴碌碌

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諷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與

才諤

王凝之妻 二十四



林下  
風閣  
房秀

周禮  
李

號宣  
文君

織錦  
為回  
文詩

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  
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于顧玄母稱之以敵  
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玄尼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人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  
閨房之秀道韞所著世傳於世

韋逞母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孝稱宋氏幼喪  
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喪亂  
宋氏諷誦不輟其後徙居冀州教逞孝成名立仕苻

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叢對  
曰發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  
常韋逞母宋氏世家女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  
講堂置生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  
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  
母焉

竇滔妻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惠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  
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

王彪之妻 韋逞母 竇滔妻 二十四



詩以贈伯死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  
字文多不錄

**史記曰**夫繁霜修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  
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皇室至陵夷罕樹  
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拾存之以劉石印之以符姚  
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  
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去心反於茲為極斯以貴踐  
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  
貞蕤無慙雅引可以激揚千載矣

**詩三**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潔  
風霜譽流邦國彤彤貽訓清芬歷心

四夷傳

東夷

**東夷**肅慎氏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  
長尺有咫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  
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周公輔成王遣使  
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武帝**作  
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至**武帝**  
元康初復來貢獻**武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  
**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荅曰每

獻其  
楛矢  
石砮



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二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西戎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徙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徙歸空廆嗣位而二部馬鬪鬼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為首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常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鬼悔之遣其長史樓馮等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一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

亞目九可

十一

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鬼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於是西附陰山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極乎白蘭數千里吐谷渾卒長子曰吐延嗣。吐延雄姿魁傑羌虜懼之號曰項羽性倜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尤之世也韓彭呂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贊皇窮窮山隔在殊俗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為羌酋妻

作阿  
千之  
歌



射草  
人報  
先讎

聰所刺殺十葉延嗣。葉延年十歲其父為所害每  
日縛草為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  
瞑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諱將已屠贈之矣汝何為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罔極  
之志耳其後傳至四世樹洛千為之伏熾磐所破發  
病而卒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  
也其後世嗣不絕

多出  
金玉  
宝物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城周回百餘里屋  
宇皆以珊瑚為枕栴琉璃為墻壁水精為柱礎其土  
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夜光璧駭雞犀火浣布途  
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豈資二歲糧是  
以至者希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  
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  
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國語太康中其王遣  
使貢獻

南蠻

**南蠻**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先  
是范逸立為王逸死奴文篡位。文曰南西卷縣夷  
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  
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

鯉魚  
化鐵



古帝  
王  
夷

石嶂石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左解文知其神乃  
懷之隨商祐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官  
室城邑及器械逸甚信愛之使為將文乃諧逸諸子  
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  
扶南在海大灣中其主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  
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  
且詣神祠得弓遂隨估人汎海至扶南內邑葉柳率  
眾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  
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  
史臣曰夫宵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乃有  
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獮者為外夷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關邊候隙自古  
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  
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  
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  
斯永種類愈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  
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委步之後附聞自朝之  
新降按帳連鞬充郊掩甸既而沸胥成俗鳴鑼為群  
振鷄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尙植縱策弗沮於姦  
萌郭欽馳疏無效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



塗地凶族陷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

列傳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

蜂目豺聲

有鬚心

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尊等甚不平之敦上疏云云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專任閩外手控疆兵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



敦攻石頭

敦兄含敗

敦子

為節靈邊盡缺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  
 敦既至攻石頭王師敗績敦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  
 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  
 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  
 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還屯武昌及帝崩移鎮姑  
 孰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岳周撫等為爪牙  
 敦無子養兄含子應及敦病其拜應為武衛軍以自  
 副錢鳳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謂曰欲討敦知  
 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下詔討錢鳳敦病轉  
 篤不能御眾使錢鳳等率眾二萬向京師而以兄含  
 為元帥帝遣司馬曹暉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  
 怒曰我兄老婢爾門戶衰矣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  
 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敦死應祕不發喪裹尸以  
 席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縱酒淫樂既而周光斬  
 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乃發敦瘞出尸焚其  
 衣冠跪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  
 慶含父子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  
 悉平國書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  
 惟敦獨無所関意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  
 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莫其雄爽○石崇以奢



豪矜物則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  
沉香汗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敷  
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  
嘗荒次于邑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數曰此其易耳乃  
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桓温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温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  
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温嶠曰果爾後將易吾  
姓也温豪爽有風既姿貌其偉向有七星少與沛國

百有  
七星

劉惔善於首稱之曰温眼如紫右稜髮作蝟毛磔孫  
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除琅邪太  
守累遷荊州刺史永和二年率眾西伐李勢初諸  
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  
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反至成都遂降李勢振旅還江陵後又北伐破苻健  
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  
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  
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潛然而泣温問其故荅曰  
公其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



似刈  
與而  
多根

云面其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其似恨赤形甚似恨  
短聲其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  
數日○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  
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  
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厲登平乘  
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  
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  
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  
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後加侍中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性儉每譙惟下亡  
莫祥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常行經王  
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其時有遠方比丘  
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籍規之尼保身以刀自破  
腹次断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吾作天子亦  
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䟽北伐與慕容垂戰于襄邑  
温軍敗績死者二萬人温又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  
還定九錫既逢襄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郝超進發  
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温威勢翕赫侍  
中謝安見而遥拜温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

爲廢  
立計



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還鎮姑孰及帝崩遺詔國家  
事一禀之於公如諸葛武侯士丞相故事溫初為簡  
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  
望故其憤然溫入朝赴山陵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  
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  
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綏其事錫文未及成而  
薨溫六子第四子禧最愚不辨叔麥幼子玄嗣爵別  
有傳

### 孟嘉

孟嘉子萬年江夏人吳司空亮弟曾孫也少知名太尉  
庾亮領江州辟部盧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  
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嘉曰  
孟嘉故是盛德人真嘗大會州府人士豫章太守褚  
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  
覓良座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  
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益器重焉後為相溫  
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  
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墜嘉不之覺溫命孫  
盛作文嘲嘉嘉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  
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

龍山  
落帽



勿不  
如肉

論相  
溫

天命  
不可  
求補  
器不  
以力

吞星  
感而

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谷曰漸  
近使乞然一坐咨嗟迂長史卒

相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夙標今奮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  
恢威畧乃踰越險阻其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  
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二輔雖未能  
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摠戎馬之權居戎  
勝之地自謂英雄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  
君之志企景文而歎息想如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  
窬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政於天人然後步  
驟前王憲章虞夏康平石門路阻襄邑兵摧對謀畧  
之乖違取師徒之撓敗迂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發  
主以逞威殺人以逞欲曾不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  
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  
之所同弃然猶存極光寵沒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  
章主威之不立也

相玄

相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  
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  
二寸火珠固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

子靈嘉 相玄 二十四日十五



多  
朝廷  
懋

竊  
位

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曰  
靈寶溫其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年十二始拜太  
子洗馬太元未出補義興太守嘗登高岡雲霧滃歎曰  
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弃官歸國後乃求為廣州  
朝廷從之及平殷仲堪楊佺期詔以玄都督荆司雍  
等八州及楊豫八郡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  
後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顯稱詔伐玄  
玄於是興兵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害元顯于  
市及太傅道子以下多遇害其後矯詔加相國封楚  
王加九錫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性貪鄙好  
竒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手羊人士有法書好畫及  
佳園宅者悉逼奪之未幾譏帝禪位百官到姑熟勸  
玄僭位玄乃登壇篡位以玄杜告天初出偽詔改年  
為建始右丞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  
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真符僭逆如此  
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性又  
急暴呼召嚴速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  
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及義兵至相謙  
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相與南奔至江  
陵石康納之劉毅等復進師與玄戰於岷嶽洲義軍



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欲奔入蜀達枚回洲爲益州督護馮遷所殺初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簪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玄自冀盜至敗時凡八旬矣

殷仲文

殷仲文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相玄之姊仲文之妻也玄其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礼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礼而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爲劉裕所敗仲文叛玄奉玄二后投義軍而爲鎮

寵遇  
兼於  
王下

軍長史轉尚書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歎曰此樹婆娑安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有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弥不平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州形勢當復出一伯符後與何無已心有隙爲無心中傷伏誅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早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鏡  
不見  
面

相玄篡凶父之餘其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



帝王  
功高  
宇內

失職苞藏其多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衆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龍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翦其陵暴之心敢率大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隆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中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墜曆復振頹綱足知神器不可以闔一夫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今靈龍圖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相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初為成都內史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入廣州至城訥衆皆散乃握節避機機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敷而止機後為陶侃所滅

殷仲文王機二十四日



蘇峻

糾合流民

討王敦有功

峻與祖約謀亂

溫嶠陶侃唱義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為書生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示聞之假峻安集將軍後率其所部數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後討王敦有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其精而峻潛有異志撫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庾亮亮下詔徵峻峻疑其誅已遂不應命於是與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與兵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眾因風放火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搭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遂迁天子於石頭嶠等既到累戰不捷亦深憚之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千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胤走曰孝能



破賊我更不如乎因會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彭世季千等投之以示墜焉斬首亦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黨悉平

孫恩

杜子恭術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後爲會稽王道子所誅。

恩據會稽

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志欲復離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因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尋朝廷遣鎮北將軍劉牢之等討之恩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累年沿海寇諸郡縣後數爲裕所敗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效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盧循

恩赴海自沉

孫恩

廿四七二下



後為杜慧慶所敗亦投水死

**史臣曰**東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虺甫幽夏九  
州波駭五獄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  
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  
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爽秀  
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  
之猖狂而亂離之斯殄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  
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  
屈強江湖未淹歲稔或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  
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  
至乃干戈掃地災火為天雖樊謝之毒彼含靈李郭  
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誰縱乘茲豐隙肆  
彼茲謀旋踵而王無足論矣

**論曰**中朝政散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是羣妖  
伺隙搆必多難存食荆衡凌虐江漢孫盧要姦隱約峻  
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禍岷峨旋至顛踣

名公增修皇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孫恩

二十四日二十一

加非景







